

人文历史

清代大邑知县宋载： 诗咏八景 编修县志

□杨庆珍

宋载，字大舟，号西瑜，浙江建德人，拔贡，清乾隆七年(1742年)入蜀，历任四川璧山(今重庆市璧山区)、射洪、新都、东乡(今宣汉)、长寿等地知县。乾隆十一至二十年(1746年-1755年)，任大邑县知县。他在大邑为官十载，留给当地的，主要是在文旅方面的突出贡献；深入民间田野调查，留下大量记录歌咏当地山水人文的诗歌，尤其是古晋原八景，在他的诗歌中重新焕发光彩，获得不朽的文化生命；抢救发掘大邑文化资源，纂修完成四卷本《大邑县志》，此志分十门，约10万字，尤以山川、古迹、风俗、艺文等门类收录之史料极具价值，今存乾隆二十年(1755年)刻本，为大邑最古老的县志，为后人寻溯大邑文化提供了宝贵文献。

诗咏八景 定格时空里的晋原大美

200多年后的春天，汽车穿行在蜿蜒山路，青山起伏，绿树在阳光下闪耀。笔者一行来到大邑县斜源镇山乡，拜访传说中1000多岁的鲸柏。这是一棵巨柏，因为太大，被称为凤凰鲸柏，人们用展翅的凤凰、海里的巨鲸来比喻它。

古树前的石碑记载，这是一株树龄上千年、胸径2.3米的古罗汉松，树高18米、冠径20米，盘根错节地生长在巨石上。微风吹动时，树叶背面有荧光色反光，犹如鱼的鳞片，加之树形成塔柏形，又名“太鹏鲸柏”。

仰头注视大树，触摸它粗糙坚硬的树皮，耳边是跳跃的鸟鸣，闻到的是油菜花与泥土的馨香，让人有些恍惚。这枝叶扶疏的鲸柏，仿佛一只巨大的凤凰就要凌云飞去。那一刻，笔者仿佛看到一个清瘦的身影，长久伫立于树下，倾听穿过树叶的风声，朗声吟诵出一首诗：

紫柏森森不计年，凤凰遥度暮山烟。
公余拾翠春相问，欲向骑鲸上九天。

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宋载。250多年前，他在大邑担任知县。这首诗，吟咏的正是眼前这鲸柏。凤凰鲸柏是晋原古八景之一，清乾隆版《大邑县志》记载：“凤凰鲸柏在凤凰山，紫柏十围，根盘巨石上，号骑鲸柏。”

那时的宋载，到大邑担任知县已经两年多了。自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，这位志存高远的异乡人就把大邑当成了故乡。闲暇时，他在山河胜景之间流连“拾翠”，写下不少歌咏之作，从中亦可看出他寄情山水、淡泊致远的情趣与修养。

旧时，大邑有歌谣吟唱八处著名的风景：

凤凰鲸柏世间稀，虎跳邛河两岸低。
好看雾中池畔月，鹤鸣双涧透龙池。
斜江晚渡无人问，洞口烟霞石马嘶。
筇竹甘泉历岁久，高堂日落圣灯飞。

宋载亲临“大邑八景”实地一一考察，将八景认真定位，记其事于县志，使之留传至今。这是真正的田野考察。

比如，“高堂圣灯”为何会飞？邑人大多不得其解。宋载考证后写道：“高堂在县西十里许。明弘治初，建兜率寺改名为高堂寺。山泽通气，辉媚光明，每逢风高月朗之宵，晶莹闪烁，犹有无数金刚照耀于林峦间。”从记载中可知，此“灯”非灯，乃火之光。流萤夜飞，实为一奇景。无独有偶，峨眉山四绝之一的“金顶圣灯”，游人站在舍身岩前，可见岩下升起无数莹莹发亮的光球，大者如球，小者如珠，飘飘荡荡，升降不定，这极具神秘色彩的“圣灯”奇景，与宋载的考察所见如出一辙。

宋载以一组优美的诗歌记载《晋原八景》，他对这片土地的爱，至今仍可触可感。

2006年，在大邑县城斜边河畔，县文旅部门在全长2400米的滨河路环境整治提升中，将“凤凰鲸柏、虎跳邛河、雾中明月、鹤鸣双涧、斜江晚渡、洞口烟霞、甘泉筇竹、高堂圣灯”这著名的“晋原古八景”以浮雕石刻的形式一一重现，供游人欣赏，聊发思古之幽情。



凤凰鲸柏也名太鹏鲸柏。图据大邑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

大邑鹤鸣山。张海摄

编修县志为大邑寻根理脉

为官数载，县令宋载最为人称道的，是他主持编修第一部存续于世的《大邑县志》(乾隆版)，为后代探源溯本、史海钩沉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资料。

清乾隆十一年(1746年)，宋载走马上任，到大邑任知县。作为读书人的他，为了解大邑，首先命人搜索大邑方志。然而，经过明末甲申兵燹的大邑县城，据说当年“火燃月余”，连县志也被焚烧殆尽，官私典籍荡然无存，何处搜寻文史资料？彼时，清朝历史刚翻过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，历时百年的休养生息，大邑人烟渐兴，但人文色彩依然相当薄弱。

失望之余，宋载决心搜遗捐隍，纂修县志。他在乾隆版《大邑县志》的序言里感慨地写道：“晋原虽僻在西陲，而久道化成，人文蔚起，倘谓邑无

成书，不行哀辑，相沿日久，不且湮没而无复传哉？”

字里行间，情怀跃然纸上。

可惜，宋载翌年便奉命参与征讨两金川之战，“塞外驰驱、风餐露宿”，无暇顾及。乾隆十四年(1749年)，宋载返回大邑，立即广邀县内士绅，以及享有威望的耆老、乡间郎中、教书先生等，再次商议编修县志。

此事正式开启。为获取第一手真实准确的资料，他带领众人跋山涉水，实地考察，四处探访，千辛万苦，最终荟萃成书。

“大邑自甲申兵火，旧志尽付劫灰。残编断简，千百中什一无存，编定实无蓝本，不能不挂一漏万也。”这是宋载在《大邑县志》序言中的另一段说明。这部志书分十门，分列大邑的建制、户口、田地、赋役、山川河流、古迹、著名人物、物产、风俗、艺文等，约10万字，内容丰富详实，且文笔生动，文采斐然，很多篇章可作散文朗读。

可以说，大邑历史上仅存的这部迄今最古老的县志，便是大邑文化的“根”。以后，清代又出过同治版《大邑县志》，1929年也编修了《大邑县志》，其中绝大多数史料均源于乾隆版《大邑县志》。



凤凰鲸柏如今依然郁郁葱葱。图据大邑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文笔生动 记述大邑斐然文化

大邑因何得名？大邑的历史渊源和斐然文化在哪里？今天，我们翻开这本厚厚的县志，可以检索到明代状元杨慎留下的《雾中开化寺碑记》，从中略窥大邑文化之一斑：“大邑，蜀之望县也。斜江、干溪合流于其前；鹤鸣、雾山环绕于其后。沃野千里，名于三蜀。仙佛同源，萃于二山。鹤鸣二十四洞，张道陵之所登真也，雾山一百八盘，僧腾兰之所卓锡也。今鹤鸣为莽苍之墟，而雾山拥庄严之美，则又系于其护法演教之隆替也。”

“仙佛同源”是大邑特色，“仙”指鹤鸣山乃道教发源地，即汉代张道陵在鹤鸣山创立“五斗米道”，是我国道教之始；“佛”指雾中山为中国南传佛教第一站，东汉永平十六年(73年)，印度高僧来雾中山建大光明普照禅寺传播佛教，此事在《四川通志》有载。

大邑文旅资源丰富，历史上不乏文人墨客的走笔加持。宋载从残存的史料中，考证出大邑建县于唐咸亨二年(671年)的史实，以及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、唐代诗人杜甫、北宋名画家文同、南宋诗人陆游、明代大儒杨慎等人曾悠游大邑的事迹，并将他们吟咏大邑的诗文记录于县志中。如，杜甫名篇《又于韦班处乞大邑瓷碗》：

大邑烧瓷轻且坚，扣如哀玉锦城传。
君家白碗胜霜雪，急送茅斋也可怜。

又如陆游的《九日试雾中僧所赠茶》：

少逢重九事豪华，南陌雕鞍拥钿车。
今日蜀中生白发，瓦炉独试雾中茶。

杜甫诗中“大邑白瓷”的描述，与后来考古发现的大邑白瓷互为印证，让今人得以想象千年前大邑的烧瓷技艺。而陆游的诗，更是让我们对层峦叠翠的茶山，以及扎根于仙佛文化的大邑茶文化生出无限遐想。

在大邑为官十载后，极具文旅情怀的宋载，于乾隆二十年(1755年)履新，成为眉州知州。直到今天，在三苏祠的正殿左边，依然保存有宋载手书的“文峰鼎峙”匾额，笔力遒劲清健。

三苏祠的荷花堪称一绝，每年夏天碧绿的荷叶高低错落，连成一片，雪白粉红的荷花点缀其间，荷塘边的“瑞莲池”三字匾额同样出自宋载之手。

笔者每次去三苏祠，仰望他留下的翰墨清香，总是心生敬意，恍惚回到200多年前。如今，清风拂面，千年凤凰鲸柏依然郁郁葱葱，斯人已去，唯有抑扬顿挫的吟诵声犹在耳畔。

时至今日，作为雪山下的一颗明珠，大邑县已经跃升为“天府旅游名县”之一，县域内的诸多名胜如西岭雪山、鹤鸣山、雾中山、花水湾温泉小镇、安仁古镇、新场古镇等，成为人们回归自然、安放内心的去处。我想，宋载若有知，定会含笑点赞。